

第十冊

卷之十二

藝文志

下

傳文序

墓志銘
箴銘贊跋

賦詩

朔平府志

癸

朔平府志卷之十二

藝文志下

傳文序
詩 跋

墓誌銘

墓表

箴銘贊跋

賦

傳

唐

尉遲敬德列傳

唐書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鄆陽人隋大業末從軍高陽積閫爲朝散大夫劉武周亂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得晉滄等州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戰柏壁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衆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引爲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敬德慄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卽殺後悔無

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者耶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言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獵榆窠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擒其將陳智略獲排稍兵六千王顧曰此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它何相報速耶賜金銀一篋賁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爲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稍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隙帝廐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請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馳往擒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勣王勅兵掩其後俄而賊衆四面合敬德率壯士馳入賊王乘陣亂乃得出又破徐圓朗以功授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辭曰敬德起幽賤會天下喪亂入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殉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

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敬德開門安卧賊至不敢入因譖於高祖將殺之王固爭得免其後隱巢計曰急敬德與長孫無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伺其發而後以義討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大王卽不聽請從此已不能交手蒙戮無忌曰王不從敬德言敬德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寡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尚何辭後又與侯君集等懇熟勸進計乃定時房元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邪因解所佩刀授之謂曰卽不從可斬其首以來敬德遂往諭玄齡等與入計議隱太子死敬德領騎七十人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敬德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宮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

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爲誰斯何來邪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悅於是南衙北門兵與府兵尚雜鬪敬德請帝手詔諸軍聽秦王節度內外始定王爲皇太子授左衛率時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敬德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爲第一賜絹萬疋舉齊府金幣什器賜焉除右武侯大將軍封吳國公實封千三百戶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虜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卒然婁直頗以功自負又廷質大臣得失與宰相不平出爲襄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懌罷召讓曰朕觀漢史嘗旌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爲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脩飾悔何及乎敬德頓首謝後改封鄂國歷鄜夏二州都督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帝將討高麗

敬德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元
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
滅帝不納詔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師
還復致仕顯慶二年卒年七十四高宗詔京官五品
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冊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
忠武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敬德晚節謝賓客
不與通飭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
爲方士術延年其戰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
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
之較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
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間王
三失稍遂大愧服貞觀十七年詔圖形凌烟閣贊曰
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從而大功立君
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

五代

周德威列傳

五代史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觀雖偉笑不敗容人鬼之稟如也事晉王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勳遷內衛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不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夜叉常乘白馬破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夜叉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佞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奪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舍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兵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

殞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
悉屬德威於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
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卽日還軍太原留其
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
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
城功拜振武節度司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
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
王王鎔乞師於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於
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於石橋進
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
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綉金銀
其光曜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
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
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之
退而告於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
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
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
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

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
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
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
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
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
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
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問
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
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
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
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於鄆南，兩軍皆陣。梁軍
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
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
也。」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
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
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卽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
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
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

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
敗自鄆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
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
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
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
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
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爲大將
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
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追之德威佯
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
少過奪搥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鄆相持
於魏鄆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
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鄆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
威與鄆俱東爭取臨清臨清有積粟晉軍餉道也德
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鄆軍而敗之莊宗勇
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
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
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於河上自麻家渡進

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爨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充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糧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待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爲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爲公殿遽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之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卽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宗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明

吳孝子傳

編修馬昇

吳順字孟高性淳謹不事表暴嘗曰經義始於親秉
燹先於孝人弗知孝舜而何不足法耶於是克供子
職母氏早逝家且窘順肩薪爲業奉父添祥益謹積
三十餘年靡不曲盡始終未嘗一日少怠添祥遘疾
七晝夜後彷徨不能得通順舐穀道糞卒出又患瀉
痢順聞糞苦可治夜禱北辰取嘗之味苦澁求醫少
間添祥思雉臠時三月忽雉飛入其家捕烹食之遂
愈壽九十一卒葬八里原順廬墓側年亦七十矣鹽
醬不入口負土封塋朝夕悲慟不衰數日復有慈烏
百數飛翔繞墓哀鳴之異鄉里咸謂孝感所致順之
與人也 不以炎而附寒而棄每令其嗣顥習諸藥施
奇疾人多德之其先世本雷氏江右撫州臨川人壻
於吳從戍朔州衛自添祥始云論曰惡不潔而掩鼻
情也嘗親糞如飴非誠於孝者能之乎雉不蓄於家

理也自至以供食非孝誠所感之致歟吳孝子得與古黔婁王祥同心合符而所行所感有兼之此其不矯之情能動非常之理者誠也則後世耋鋤德色斯名人也而心乎虎狼之不若聞順之風寧不惕然有懼於中已夫

雷節婦傳 弘治年

侍讀 徐 穆

雷貞婦高氏者雷頤妻也雷高皆朔州人雷隸尺籍貞婦自歸雷氏卽知孝事舅姑順承夫子意旣數年夫卒於疾貞婦年二十餘膝下惟一女甫晬貞婦痛夫早逝哭泣過哀勺水數日不入口屢絕而復甦曰吾失所天何生爲每持尺組欲自經輒爲家人覺不得死自是防護惟謹貞婦乃改心矢天曰吾卽不死吾養吾舅姑待其終吾撫吾小女子待其嫁不亦可乎居旣久里嫗間以他適覘其意貞婦大慟曰天乎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叱其人以去尋剪髮自毀其形由是覲覩者息靜居一室早作暮輟紡績織紉以營

衣食事舅姑必敬必戒女子教以女工不使頃刻離左右後舅姑終女子亦長大送終擇配之事舉得其宜成化壬辰貞婦年踰七十有司始具其事聞於朝事再下審覈不誣乃詔旌其門又數年貞婦以壽終年七十有七成化丙申歲也又二十有九年爲弘治甲子貞婦從子瓔爲太學生始來請予文將存諸乘以信久遠予樂道人之善又職在史官乃叙而傳之贊曰貞婦生長庶姓目不知書朔方又邊鄙用武之地其人多戰鬪輕生濶畧跌宕廉節謹愿宜若不屑而貞婦所立乃若中州衣纓之女素閑詩書之訓焉者是故貞婦天性所鍾特國家闢睢之化無遠弗被亦因以可見焉而世之言守節者必曰有子有子云者蓋以繫其心於今日主其祀於後日也貞婦一女笑笑孺弱雖有不能必其成旣成不免命之嫁老復一身四顧無人視其他難易較然矣然則貞婦固可使之無傳哉固可使之無傳哉

倪烈婦傳

萬曆年

朔州知州

翁應祥

常熟人

嘗聞婦行有節烈兩者曷分焉節者矢志於永久烈者激發於一旦兩者均難而烈者又難之難矣余守鄴陽無尺寸可自効獨礮礮一念欲彷彿古儒先之爲治以崇尚風俗教化爲主因讀爰書見有烈婦倪氏者爲里中豪楊一山以姦事逼死意甚壯之曰異哉天地間正氣有若是乎於一山不覺髮豎而背裂於氏不勝扼腕而傷心也雖當道已表其廬宜上其事請旌於朝而姑且有待先用紀其事於石勒之志乘以昭示來茲抑微顯闡幽固刊風教者責也爲作倪烈婦傳烈婦姓倪氏氏族無考朔之留城村里人適盧本名族甲第蟬聯代衍詩禮以故笄幃之流亦多以節烈自命者天寶素食貧明農爲業家鮮臧獲時當饑耕直天寶他往氏親携酒醕以犒田者歸遭楊一山於道楊一山者張蔡庄里人距氏居四里而近其人性輕佻又年少未偶覩婦有姿綏綏之態不自禁止以爲是桑間濮上也於是乘氏獨行強拉苟合氏駭且怒厲聲叱曰古稱男女別於途何物狂奴輒敢爾耶我良家女義不受辱寧死不悔有玉碎珠

沉耳時山持之急氏拒之益堅以弱女子與強有力者抗畧無恇怯無奈山媼心如大惡性如醒盡力相加扼氏仆地盡裂裏衣幾毀肢體氏苦相持不得解去號天搶地大聲疾呼危急情形震動遠邇有盧自強者亦天寶族也適偕里中兒禱於龍神之廟聞之率衆踉蹌赴救乃縛一山廟中而縱氏令脫歸當時氏之不死於一山者一縷耳既歸含羞忍耻意色慘沮忿忿不自持姑牛驚叩之泣道所以且白以願就死狀姑曰而休矣苟不自黥何苦爲且我老人尚在必欲死者獨不念我及爲夫若子計耶氏唯唯天寶歸泣訴如初寶亦慮氏之死也相與母子間密共守之一夕就寢而氏解衣帶雉經死矣家人亟呼救之不活年僅三十有二時神廟之四十五年六月五日也盧訟於監司檄牧守柳公捕一山庭訊之時厥父繼榮尚詭詞爲解曰氏行道溺水吾兒手援之綰結一處非有他也柳公細加鞫問且躬自按行其地悉平坦絕無溝塹繼榮語塞一山亦叩頭伏罪曰惟大人命余實不良以污本婦何辭焉獄成竟以姦殺

論死時論快之至今二十餘年凡直指使與司寇大
 夫先後讞者不曰婦自經有餘馨則曰貞烈可傲冰
 霜不曰對夫姑而明志則曰甘投繯以潔身案牘昭
 昭播在人耳孰不知有倪烈婦者野史氏曰氏之死
 烈矣當其邂逅狂且以死相拒毀裏服而不顧被楚
 毒而不惜正氣錚錚凜不可犯猶曰通都孔道懼屬
 耳目焉且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非有援棹之挑故
 爲投梭之拒或亦人情所能也迨其幸脫歸家姑與
 夫更相慰勞膝前提抱子又呱呱泣也斯亦可已矣
 畢竟暗室抱慚闔戶自經忍於割愛不忍於污辱非
 烈丈夫誰則能之古有斷臂明心者不足專美於前
 矣今奸徒雖已伏法烈婦猶且含冤未得尺一之詔
 以慰貞魂地下誠爲缺事每見觀風使者諮訪節烈
 下令質之故老輒無以應嗚呼孰有貞烈如氏者顧
 不以被旌揚之典哉其拒楊於途也爲貞夫之慷慨
 其就死於家也爲有道之從容吾於烈婦不能不三
 致意云